

在宽阔的滩涂上

沈念

把视野拉远，这就看见了“生态眼”。“生态眼”是荒野之上的标志性建筑。设计者的本意，既是亲近，也是距离。没有阶梯，道路旋转上升，俯瞰之下，眼睛的形状设计，赋予了它特别的意义。从望远镜里，能清晰地看到迁飞的候鸟。那些不为肉眼察觉的日常景象，藏着生动的喧闹。儿时我曾沿着河湖追逐逐过候鸟，也曾坐蒲滚船去东洞庭湖的腹地，成千上万的越冬候鸟就在几米远的地方栖息。但我是第一次站在这样一幢特别的建筑上观鸟。

有很多人来黄尖湿地看丹顶鹤。这里是全球最大的丹顶鹤越冬地之一，每年有成百上千丹顶鹤飞临此地。丹顶鹤在我的记忆中，与反复传唱的一首歌有关。深情的歌声讲述的三十多年前那位叫徐秀娟的女孩的命运故事，紧紧地与丹顶鹤与这片土地上的生态保护连在了一起，仿佛女孩从未真正地离开。去“生态眼”的途中，经过丹顶鹤驯习场。在那块圆形空地上，它们像一架架直升机，瞬间腾空而起，又瞬间降落身旁。一间间玻璃网房里，喂养着数量不等的丹顶鹤。有一只双脚戴环的鹤，高昂着头，踱来踱去，许多外地游客都是专门冲着这只可爱的鹤来的。

玻璃房门打开，三十多只丹顶鹤看见草地上双手插在兜里的养鹤人，立即蜂拥踱步而出，扑扇、振翅飞起，在空中盘旋一两圈后降落，疾走几步，稳稳地站在人面前。还有一种候鸟从望远镜里滑过，只留下呆萌的背影。它是嘴巴形似汤勺的极危珍稀勺嘴鹤，与丹顶

鹤、麋鹿一道成为盐城的“吉祥三宝”。我曾把洞庭湖畔的反嘴鹈记成这种只在沿海出现的极度濒危鸟类。鸟以稀少为贵，黑脸琵鹭、小青脚鹬、黑嘴鸥、卷羽鹈鹕等，这些珍稀的鸟类是黄尖湿地的贵客，却也是常客。更多的是雁鸭、鹤鹑等，每年有上百万只候鸟换羽、栖息，等到春暖花开之后开启一趟遥远的旅程。

有人说最近发现过一头野生麋鹿。沿着弯弧形路，从低到高，三架高倍望远镜。大家都在寻找那头麋鹿，似乎忘记了来看鸟的初衷。从望远镜里搜寻许久，经眼尖的人指点，我才在数百米外铁塔的两点钟方向看到那头“四不像”出现。它棕褐色的身体，极易和黄色的草甸混淆。没有高高的鹿角，也无法清晰辨认鹿的公母。它的身体有一半掩藏在一片草丛里，伫立不动，抬头远眺。空中偶尔飞过丹顶鹤、勺嘴鹤，它一定怔怔地向往过它们的飞行，也被这种自由所吸引。野生麋鹿不像与人亲近的丹顶鹤，机敏得很。稍有声响就会惊动它，撒开牛蹄般叉开的脚，向泥泞的沼泽地奔跑，或是远远跑进高高的苇丛中，把自己藏起来，像一滴水消失在水中。

离黄尖行车距离一百公里左右的大丰保护区，是国内最大的麋鹿栖息地。泥沙淤积，潮流往复，潮水冲刷的“潮汐森林”，在夕照里特别像一幅金色的版画。麋鹿就是画中的奔跑者。

麋鹿是中国特有的古老物种，但曾一度在这片土地上绝迹。上个世纪初，

一位痴爱麋鹿的英国公爵曾把从中国流落到欧洲各处的十八头麋鹿收集起来，安顿在伦敦郊外的乌邦寺庄园，逐渐繁衍成大麋鹿群。1986年8月，三十九头麋鹿从英国运回放在大丰保护区。我怀疑这头出现在望远镜里的麋鹿，是从大丰保护区跑出来的。大丰到黄尖的距离，对一头麋鹿而言只是一趟近距离的郊游。麋鹿能游水，善于长途跋涉。那些人迹罕至的滩涂沼泽，它健壮的长腿都能轻易涉过。乌邦寺庄园挽救了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延续了它在时间里的生命。也许当时没人会想到，过了近一百年后，消失的麋鹿还能回到它真正的故乡。如今在大丰的麋鹿数量据信已达到七千多头。我故乡洞庭湖的麋鹿最早也是来自大丰的麋鹿种群。

麋鹿被一丛芦苇掩映，左顾右盼，向东侧移，脚步慢慢跑动起来。奔跑的时候，麋鹿的头始终是抬着的，像一面风中的旗帜，英姿勃发。它绕着铁塔跑了一小圈后，又缓缓停下来，埋下头在草地上寻找着什么。它喜欢眺望这片盐碱地上长出来的村庄，喜欢在开阔宁静与人迹罕至中自由地撒蹄奔跑。

湿地当然是大地的一部分，也是天空的镜子。来到这里的人都应该选择做徒步者。这里原本就是时间的巨大载体，人们匆忙所赶赴的时间，充其量是这里的一个水滴。我离开得依依不舍，是因为一眼就喜欢上了黄尖湿地的旷野，喜欢那头麋鹿在广袤天地间顾盼的情味。

对树的特殊感情

王明新

我重返公园的时候已是黄昏。此时，夕阳西沉，游人寥寥，鸟儿们叽叽喳喳叫着回窝了。这个公园紧挨我居住的小区，建成已七八年了。公园里的树都是从外地移栽来的，运来时多被绑缚着，栽下后为了防风，每棵树又常用三四根杂木杆支着。如今它们早已扎根成活，有的树却没能及时去除绑在树干上的铁丝，影响了生长。此前有段时间，在公园溜达的时候，我都会特意带上一把钢丝钳子，看到树上缠绕着铁丝的就会去给它们松绑。许久再没看到这样的树，钢丝钳子也有段时间没带了，今天竟然又发现了一棵。我只好回家去取了钳子，返回来寻找那棵被铁丝缠绕着的白蜡树。

童年的经历，让我对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儿时，自家院子里就种着许多树。每年春天，榆树长出了碧绿的榆钱，槐树吐出了雪白的槐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匮乏时，榆钱和槐花都是人们喜欢的好吃食。槐花开放的时候有浓郁的清香味，捋一把新鲜的槐花放进嘴里，除了香，还有甜丝丝的味道。榆钱虽不如槐花香甜，嚼起来口感也不错。槐花还可以掺上玉米面或杂面，上锅蒸着吃，榆钱也可以掺进杂面里熬窝头，都可以当口粮。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榆钱和槐花救过不少人的命。

很多年里，虽然我不知道一棵树每年能涵养多少水分，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能制造多少氧气，但一点也不影响我看到每一棵树都会觉得亲切。长大成人，我见识过西双版纳茂密的原始森林，仰望过梅里雪山粗壮而高耸入云的冷杉，惊叹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的胡杨，深入过香格里拉的丛林，与热带的椰子树合过影，也曾与非洲稀树草原的猴面包树紧紧相拥。

最难忘的，还是参加工作后，在胜利油田所在地山东东营遇到的那些树。东营地处渤海湾畔，是黄河入海的地方。奔腾不息的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将这里一点点淤积起来，成为一片年轻的土地。因此这里一度到处是白花花盐碱滩，难得看到一棵树。“晴天白茫茫，下雨水汪汪，鸟无枝头栖，人无树乘凉”，曾是这片土地的真实写照。我1975年踏上这片土地，所工作的钻井队在距东营近百公里的孤岛。一条叫做神仙沟的小河穿孤岛而过。神仙沟曾是黄河入海的主要通道，也因此加快了两岸陆地的淤积，土地相对肥沃。据说是上世纪50年代孤岛还荒无人烟，到处都是人一人多高的芦苇。后来人们用几十年时间，以人工种植与机械撒播相结合的方式扎下希望的种子，逐渐生成一片巨大的人工刺槐林。但大海的苦咸并非在这里彻底消失。孤岛的刺槐树每长到一定年头就会突然死去，据说是因为它们的根系穿过了黄河携带来的肥沃土壤后，深入到了大海留下的含有大量盐碱的土壤所致。当然，它们倒下去的时候也把种子留了下来，因此往后的春天就会有一株株刺槐的幼苗破土而出，几年后又是一片新的刺槐林。我到钻井队时，队里用简易房围成的小院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茫茫芦苇荡。钻井队条件有限，除了土豆、大白菜，一年四季难得吃上新鲜蔬菜。那年夏天，几场酣畅淋漓的大雨过后，休憩的时候，师傅们把我带进一片浓荫遮地的柳树林，摘下头上的铝盔，把从树干上摘下的一只只黄澄澄的大蘑菇放进去。回到钻井队，把蘑菇倒进水桶，从食堂要来几个干辣椒和盐，与野蘑菇一起煮，煮出一桶香气四溢的“野味”。

“喳喳”——两只喜鹊落在我头顶的白蜡树枝上，荡开了我的思绪。上世纪80年代起，既是响应国家号召，也是为了美化家园，石油工人也开始在这片盐碱荒滩上植树造林。黄河入海口，每年春天铺天盖地的大风一天刮到晚，但通过优选树种、为树坑换土、在树坑中填上稻草和石子隔碱等办法，让更多树种在这

里扎下了根。90年代社区诞生，这片土地上有了专业的绿化队伍，绿化步伐进一步加快。白蜡以其耐碱、适应能力强，成为首选树种之一。如今的东营早已今非昔比，到处可见树成行，成片，成林。

从我所工作的钻井队再往东，大约几十公里就到了孤东。我踏上这片土地的十年后，孤东油田被发现。1986年，孤东会战打响，在井架林立、钻机轰鸣中，一棵独自耸立在茫茫海滩上的树，惊艳了所有人的目光。这是一棵柳树。根据树干的粗细，人们判断它已经有了几十年的树龄。这棵树的种子是从哪里来的？大风刮来的？鸟儿衔来的？海潮冲上来的？人们不得而知。它又怎样抵御了一场场风暴，抗击了一次次潮袭？日晒、水淹、贫瘠、寂寞，都无法让它屈服。它在这里顽强地扎下了根，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棵树与迎风冒雪、战天斗地、哪里有石油就在哪里安家的石油工人何等相似，从此，这棵树被石油工人亲切地称为“英雄树”。

“找啥呢？”一声喊打断了我的思绪。暮色苍茫中，一位白发苍苍但身姿依然挺拔的老人向我走来。那是我的老班长梁树海。1975年来油田的时候二十岁整，他比我大三岁，当时是我的班长。因为工作调动，我离开了钻井队，他则从班长干到钻井队长，并在钻井队长的岗位上干了近二十年，后来调到后勤单位。老班长退休后本定居在滨南，他儿子儿媳都在油田基地工作，儿子有了孩子后，他便与老伴一起从百里之外的滨南来到这里帮看孩子。

我朝老班长举了举手里的钢丝钳子。老班长会心地笑了笑，继续锻炼去了。我眼前是一片白蜡林。它们刚栽下的时候，比高粱秆粗不了多少，现在都比手臂粗了。我本以为那棵树很好找，但转来转去，几乎所有的树都是一个模样。天色越来越晚，光线也越来越差，正当我打算放弃，第二天再来的时候，它终于出现了。我蹲下身子，把缠绕在它身上的铁丝一圈圈解下来。这时公园里的灯亮了，我又看了树一眼，踏着暮色愉快地往家走。

杂记

春来诗意浓

陈爱民

浅浅的明亮。当然，在返青的日子里，抢占先机的还是柳树。古人说“春风放胆来梳柳”，“放胆”，说的是风儿多少有些劲头，而一个“梳”字，倒是道出了春风和杨柳之间的柔意。“吹面不寒杨柳风”，风的亲和与柳的轻盈已揽在一起，真有惬意欢畅之感。“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是春光灿烂的光景了，柳树呢，已然一派翩翩的风姿。“柳无春光不精神，春无柳色减三分”，的确，柳树是对得起春天的，它们率先吐出叶蕾，一挂挂的枝条晃悠着白色的逗点，接着，叶蕾绽开，河堤上、池塘边就笼住了一团团的轻烟。这样，柳树早早发笔，画出了春日盎然的第一幅清亮的写意。

早春，似无盛大的花事。但盛大只是相对的，报春迎春的花朵们顶着寒风绽放，自有其独特的秉性。“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梅花抗争冰雪的重压，孤傲高洁，超脱洒落，吐露灼灼芳华，使春天的序章卓然不凡。迎春花在墙隅、草坪、坡地带雪冲寒，果敢亮出了一串又一串的金黄，它是春天特别称职的信使。山茶花也尤为难得，“独放早春枝，与梅战风雪”，盛开之后，“花繁艳红，深夺晚霞”，它的丰盈和高雅，正是春天的又一种风情。“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杏花的花报是稍晚一些，却嫣然含笑，把自己装扮得轻红淡粉，既繁复，又绚烂，既依雨，又娇媚，特别叫人神摇目夺。当然，“白白红红一树春，晴光炫眼看难真”，一些时候，杏花也显朦胧之美。

人勤春早，对于农家来说，春天的每一天都是不能偷懒的。还在拜年中，很多农家就忙乎起来。“蓄水如囤粮，水足粮满仓”，把田埂和塘坝加固好是十分必要的。要到田间多加巡看，把那些沟渠清理疏通好，可以避免使油菜等作物发生渍害。还要把稻种精选几次，选好天气再好好晒上几回。“立春渐暖，雨水送肥忙”，勤快的家庭会抢时间把粪肥还有塘泥一担担送往田间，这些可都是上好的肥料。把农具修好，擦得干干净净、锃亮锃亮的，这也是必修课。还有，对于犁田机、插秧机等许多现代化农机，也要反复检查，确保它们大闹春耕时欢快有力。“立春栽菜，压断扁担”，无论晴天雨天，菜园里总有忙碌的身影。对于持家人来说，每天要细细翻看母鸡抱窝孵仔，争取二月初二前后第一窝鸡仔能破壳而出。这样，那些嫩嫩的鸡雏可以被融融的春光抚照，各种鸡可以贪吃着绿茵茵草坪里蹦蹦跳跳的虫子。

春天是一种心情，更是一种劲头。这日子打开后，便止不住奔跑的步子，一天天绿意更浓了，诗意也更浓了。

随笔



福建省美术馆藏。中国国画《仙游菜溪岩》，作者李景。

大地

浙东水乡，河汊众多，湖塘星罗，藕是重要和常见的水生作物。

如果说“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逶迤，是藕之风华于夏日里的舞蹈与张扬；那么霜降一过，在平日的湖塘里起挖胖娃小腿一般肥嫩嫩的莲藕，端的是秋冬之交藕之生命的踏实和完美。

藕甫上市，餐桌上便别开生面。清脆爽口的生拌藕丝，嫩滑鲜滋的热炒藕片，甜香黏糯的糯米藕段，花式搭配的藕汤藕羹……当然还有将藕晒干后磨粉做成的各式藕粉、藕糕、藕饺等等。琳琅满目的藕族美食中，最让我回味的是家乡的藕茶。

藕茶不是茶，严格地说甚至算不上是一道菜肴，应归入点心一类。原料一般为新鲜藕块、黑红豆、红枣、年糕等，讲究一点的也有加莲子、桂圆。选材并不复杂，讲究的，是做法。

西北风袭百草衰的冬天，选一两段壮硕肥实的莲藕，洗净切块，连同半

犹忆藕茶甜

陈荣力

来斤的黑红豆(红豇豆亦可)加两三斤的水，用文火炖了。约四五个小时后，藕块和豇豆已基本酥软，汤水也暗红起稠，此时放入二三十颗红枣，继续用文火炖半个来小时。切成薄片的年糕和少量的白糖是最后放入的。待年糕一熟，一锅令人馋涎欲滴的藕茶就大功告成了。

藕茶做法的讲究，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耐心。一锅上好的藕茶，得用文火炖上约四五个小时，而且得不时照看着。慢工出细活，如果炖的时间不够，藕块和豇豆不软不酥，或汤水没发

黏起稠，那样的藕茶只是僵硬涩牙、半生半熟的次品。二是次序。先放藕块和豇豆，次放红枣，再放年糕和白糖，并且放的时间节点颇要紧。如果红枣、年糕放早了，红枣化了或年糕糊了，那藕茶质量难免大打折扣。

烧柴火大灶的年代，藕茶还有更地道的做法，那就是煨。晚饭烧好不久，即将装了藕块、黑红豆的粥甑放入灶膛的柴灰里，先煨上大半夜。天快亮的时候，再依次放入红枣和年糕继续煨。早上扒开余灰一揭甑盖，那丝丝缕缕不依不饶钻入鼻孔的藕茶

香，是怂恿赖床的小朋友起床最有效的办法。

冬来藕茶甜。无论文火炖或柴灰煨，藕茶始终是冬日子里体贴也劲道的美食。酥软到入口即化的藕块，有水生作物特有的鲜滋和甜糯，而炖化了的黑红豆又泛着豆类的香醇和黏稠，更不用说还要加上红枣的香绵隽永和年糕的韧滑软柔。滴水成冰的清晨，西北风呼呼地叫着，一碗甜香扑鼻的藕茶是暖脏腑、激味蕾的享受。挑灯笔耕的寒夜，雪籽打得屋瓦噼噼作响，几口热气腾腾的藕茶是驱寒冷、助神思的办法。游子归家的灶间，老母打来一碗藕茶，那藕香氤氲、糯气缭绕的甜馨，更容易拨动心弦、抚慰乡愁。

美味馆